

# 泊长安

张正福 / 著

BO CHANG'AN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安徽文艺出版社

# 汨水安

张正福 / 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泊长安 / 张正福著. -- 合肥: 安徽文艺出版社,  
2021.7

ISBN 978-7-5396-7224-3

I . ①泊… II . ①张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21) 第 117004 号

出 版 人: 段晓静

责任编辑: 张 磊 王婧婧 装帧设计: 禧墨文化 方 晨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[www.press-mart.com](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)  
安徽文艺出版社 [www.awpub.com](http://www.awpub.com)

地 址: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 230071

营 销 部: (0551) 63533889

印 制: 合肥禄祺芭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787 × 1092 1/32

印 张: 11.5

字 数: 280 千字

版 次: 2021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2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48.50 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## 第一章 上 榜

看到红榜上自己的名字，高天龙喜极而泣。再考不取，他只有一条道，外出打工。父母都安排好了，也做了最坏的打算。要去的地方也多，广州深圳，或上海北京。村里二懒初中没毕业，就跑江湖去了；屯上愣头小学未毕业，就混社会了。他已经算是够晚的了，念完初中上高中，在村里很稀罕，没几个愿意念书。念书遭罪，这是二懒的话。上学讨嫌，那是愣头的话。邓小平南方讲话后，掀起全民经商热。在农村，许多半大孩子中途辍学，到大城市讨生活。他们背着蛇皮袋，抽着劣质纸烟，头发蓬松，满腿污泥窸进城，遍街找落脚处。二懒如此，愣头也那样。他们回来时穿着起皱的西服，还到处夸夸其谈。天龙不希望过那样的生活，他想过体面的日子。高三那年，天太热，往外一站，就能闻到焦炭的味道。天龙栽了。不是没学好，是发挥不出来。天闷热难熬，喘气都觉着累。天龙考砸了。高四那年，天还是不助他。高考那几天，热得更厉害。天龙觉得人在外头，有被晒化的担心，又一次折戟，名落孙山。父母焦头烂额，天龙也焦头烂额。亲戚朋友没人理解，村里人指手画脚。

## 泊长安

癞蛤蟆真想吃天鹅肉。世世代代受穷，就没出息过，忽然就想着要考大学，别再做那个春秋大梦了。口水多得能淹死人。父母呛了几口，就把矛头对准了天龙，逼迫他打工去。没钱供了。祖坟没冒青烟，咱家哪有那个福气？天龙不信邪，也不信命。我命由我不由天，再搏一把，如果沉沙，就断绝念想，背着蛇皮袋混世界去。他不甘心。不是自己不行，是天不助我！

第二年复读，他压力很大，大得就像扛着一座小山。他整天闷着头苦学，头发蓬乱，衣衫不整，看上去活像个神经病。天龙也觉得，再考不上，真成神经病了。他快要撑不住了，仅有的毅力和恒心快要消耗殆尽。没有给养，缺少慰藉，他简直就是孤军作战。

天龙喜欢雨，只要下雨，就会头脑灵醒，思如泉涌，如醍醐灌顶，豁然洞明。考试前几天，天龙就暗暗在心中祷告，愿苍天普降甘霖。果然考试那几天，狂风大作，泼雨如注。考完后，天清气朗，艳阳高照。再热，天龙也能挺住了。他觉得发挥不错，有几成把握。答案一对下来，就更有把握了，自信就慢慢回来了。他自觉可以继续读书了。读书不苦，读进去还有趣。读书无用论只是浅薄人的托词，懒汉的借口。都想一夜暴富，谁还去坐冷板凳，去研究高深的学问呢？天龙想走出自己的路，与兄弟们不同，与邻居们有别。通不通，他想亲自走一走试试。

想起去年今日时，他铩羽而归、落荒而逃的样子。

三伏天气，热得狗喘，他却冷得浑身哆嗦，面色死灰，全身筋骨像被抽了一样，随时都有瘫痪的可能。他费了九牛的力气才逃离了现场，碰到熟人，就像盗贼撞上了警察，唯恐避之不及，东躲西藏，花了二虎的气力才来到一个偏僻的地方，无力地靠在墙边，耷拉着脑袋，手里不

停地玩着石子。他胸闷得快喘不上气，非常想哭一场，可就是没有眼泪；非常想大喊几声，可就是出不了声。他以为自己快要死了。已经是下午三点多钟了，肚子还空空的。这里离家很近，可他就是不想回家。家人不会责怪他，这点他很清楚，甚至还会安慰他。

他口中含了根麦秸秆，不断地咬着，又吐掉，再咬，再吐掉。他试图轻松起来，可是办不到，总有啥东西压着，压得头晕目眩。此刻他百无聊赖。天终于暗了下来。他才拖着沉重的脚步回了家。父亲说，三子，还好吧？他没回答。母亲说，三子，还没吃吧？我给你端饭去。天龙眼泪下来了。母亲饭端来，天龙伏在桌上，终于号啕大哭。连续两年不中，非常折磨人。学习不累，考试不畏，他最惧人言。

流言像长了翅膀，在村里飞转。他无颜待下去，太沉重了。

今年大不同。见了熟人再也不用躲了，更不用低头擦肩而过了。他是昂着头迎着熟人的眼光，面带微笑地与他们打招呼。今年的心情就是不一样。

半个月后，重点大学录取通知书陆陆续续下来了。他又一次来到了学校，等了一天，没有他的通知书。

高天龙的一本通知书迟迟不下来，等了将近一个星期都没个影，他知道没戏了。这一个星期，他很难熬，越到后来内心越痛苦。他最担心“撞车”了。这是他万分不情愿的，如果这种事也降临在自己的头上的话。他也做了最坏的打算，自己都复习了两年，已经够用功的了，就是专科也上了，自己已没精力再去补习了。

还好，一周之后，二本通知书也陆陆续续地下来了。他于8月23日接到了西京学院的录取通知书。

## 泊长安

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了。他长吐了口气。

过了几天，天龙带着对新学校的美好憧憬登上了西去的列车。

临走那天，下着雨。小雨，淅淅沥沥的，很有耐心。不打伞，能淋潮，但不会太湿。天气不冷不热。暑热已经过去，就像激情已尽，剩下的就是平静与温暖。天龙喜欢雨，没来由。找一找原因，也许有。小时候一到下雨下雪，就莫名兴奋。在雨水里蹚来蹚去，踩得水花四溅，打湿衣裤也在所不惜，乐此不疲。初中毕业升学考试那年，连续下了有半个月的雨，豪雨如注，家乡成了水乡泽国，一片汪洋。良田淹了，稻子淹了，房屋也淹了，大牯牛在街上游走，头高昂着，脊背都快淹没了，“哞哞”地发出哀鸣。

天龙却很兴奋。激情没有淹没，理智没有淹没，才情也没有淹没。中考就在哗哗的雨水声中进行。他发挥超常，一挥而就，没有难倒他的题目。本来不会做的题目，他也能临场发挥。他想都是拜雨所赐，从此就更喜欢雨，喜欢下雨天。一旦遇到这样的天气，一种隐逸的情愫在他体内慢慢抬升，直至透明而敞大。诗圣杜甫喜欢下雨。他喜欢春雨：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。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。大文豪高尔基也喜欢雨，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的呼声至今响在耳边。家乡在水乡，怎么会讨厌雨？说不过去。天龙也有权利喜欢雨，不能剥夺。不能因为是平凡而普通的人，就收回热爱。生命中总有喜欢和讨厌的东西。杜甫如此，高尔基如此，天龙也差不多。他偷偷在中学课本上自命为雨衣。龙本身幻化无形，神出鬼没。龙天生喜雨。云从龙，风从虎。龙一出现，就会电闪雷鸣，风雨大作。反之亦然。父母起名也不知有没有来由。天龙也不想深究，冥冥之中造化使然吧。父母的希望与嘱托强化了他的责任感

和使命感。名字是他的精神动力，他没理由辜负。名字也是强大支撑，让他撑过了高五。晴天与干旱榨干了人的灵气，阴天和雨水就带来滋润和秀美。江南何曾少雨？自然柳绿花红，莺歌燕舞。大西北莽苍而荒凉，黄土坡地褶皱四起，凹凸不平，种不了稻子，也产不了谷子，只能种点小米和高粱。天晴一身灰，天雨一身泥。在乡下，人们挤住在窑洞里，与蒿草为伍，跟蛇鼠同窝。天龙喜欢关中平原，莽莽苍苍，一望无际。麦熟季节，一片金黄，麦浪阵阵，麦香滚滚。

西安是十三朝古都，地上地下到处都是文物。一句再糙的话里也蕴含着历史，包裹着沿革。一处再旧的墙，也延展着沧桑，珍藏着秘密。天龙喜欢未知，喜欢探究。听说半坡在那里，蓝田也在那里，阿房宫在那里，始皇陵也在那里，不走也不动。天高邈着，云高邈着。华山在那里，法门寺也在那里。一个掌管着自然，一个锁钥着精神。你去与不去，一个傲然屹立，一个香火缭绕。

慈恩寺在那里，碑林也在那里，大雁塔在那里，钟鼓楼也在那里。似乎都在等待一个人，或一群人，或几世人。它们不肯老去，任时光洗礼，风雨剥蚀，依然挺立着，繁华着，热闹着。等离人远去，时光老旧，它们也一同归于沉寂，在暮鼓晨钟里迎来或送往。去了一茬茬，走了一拨拨，屋宇俨然，壁垒森严。天龙正处在“登山则情满于山，观海则意溢于海”的情态。天地虽大，世界微小。他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游走着，偶尔露出一点头会的微笑，不仔细观察，体察不到。他在闭目，也在遐想。

哥哥高兴陪同。高兴在砖瓦厂上班，特地请了几天假。刚开始拉水坯，夏天一身泥一身汗，脏得像从灰洞里掏出来似的，高兴也没当回事，继续干着苦活、脏活与累活。后来本家亲戚做了厂领导，高兴提出要烧

## 泊长安

砖窑。本家亲戚批字同意调动。高兴想调动工作，主要是为了钱。拉水坯脏累，钱还少，一个月下来，汗水不少淌，钱却不多。烧砖窑就不一样，虽然也辛苦，但挣得多。高兴正当娶亲的年纪，想多攒点，等机会合适找个老婆。即使是外地的，比如四川、贵州、云南的，他也不在乎。村里就有后生讨了四川的老婆，照样生孩子，日子过得也美气。讨四川、贵州、云南的老婆，其实就是花钱买。本地的女伢都嫁到外地去了，比如江苏、浙江等一些富裕的地方。穷人家男子讨老婆就是一件头疼的事。玲珑利索的女伢老早就外出打工，然后就在外地成家，本地的人沾不上边。高兴家很穷，就几亩田地，只能混个肚子饱，余钱很少。没有来源嘛。有些人家头脑活泛，外出做生意。比如卖卤鸭，贩席子草，再比如买卖鹅鸭毛。还有些青壮年到深圳广州打工，进厂子，下流水线，也能维持生计。高兴没门路，只好窝在家里。刚好镇上开了砖瓦厂，许多劳力就拥了过去。高兴也不例外，先找份工作干着。他高小都没毕业，识字不多，人憨厚老实，心肠软。弟弟天龙考上大学，他比谁都兴奋，张罗着给天龙办谢师宴。手头没钱，他从承包的鱼塘里网了许多鱼，到街上卖掉，割了几斤肉，又杀了一只不生蛋的老母鸡。在天龙上学前，把这事给办了。母亲体弱，做事不利索，父亲只会出苦力。高兴就替父母操起了心。家里穷，要不然要放一场电影，犒劳乡亲。马注有个孩子考上了南开大学，请吃流水席，还放了一场电影《孔雀公主》。那天晚上场基上人山人海，摩肩接踵，好不热闹。他家是大户，比不得的。天龙家没这条件，操办不起来。高兴觉得对不住天龙。天龙一笑，算是回答。

高兴在砖瓦厂拉水坯干了两年，烧窑干了三年，对砖瓦厂里的一草一木都很熟悉。烧窑是技术活，弄不好出半窑老虎砖。这算是事故，谁

也讨不到好。20世纪90年代，改革开放正如火如荼，外出打工正当其时，外出做生意也方兴未艾。农民手头逐渐阔绰，市民手里也攒了不少票子。城市建设一日千里，农村盖屋需求旺盛，砖瓦消耗数量惊人。砖瓦厂日夜开工，灯火如昼，机器轰鸣。刚开始烧窑，高兴要师傅带着，手把手教。几个月下来，他就摸出了门道，可以独立上岗了，对火候的掌握恰到好处。还是高兴肯钻，经常请教师傅，还捎带包子油条给师傅吃。师傅也不保守，倾囊相授。刚好他也准备另起炉灶。他在烧窑岗上干了七八年，技术一流，经他手烧制出来的红砖落地有声，清脆响亮，每一窑红砖废坏率不足3%。算是很好的了。

高兴勤学苦练，很快就掌握了烧窑的全部流程和技术要点。他终于熬成了师傅。两年时间，烧窑成功率95%，这对一个新手来说，很是了不起。他的收入也大幅提高。

说句实在话，烧窑比拉水坯更累。人从窑洞里出来，一身汗。在窑洞里像蒸桑拿，身上就没干过，而且还脏，灰头土脸。

难怪师傅说，这不是人干的活，他已受够了，所以决定转行。高兴只要有钱挣，不怕苦。

天龙考上大学，高兴觉着长脸。村里至今只有两个考上大学的，都是本家。第一个考上本省的，家里人就觉得很了不起，走路都杠杠的，说话也粗门大嗓。别人都让着三分，敬着七厘。天龙没考取前，许多人都戴着有色眼镜，看人分等级。有人还在背后小声嘀咕，天龙要考上大学，我把王字倒着写。高兴听了不高兴。天龙知道了，心里也憋着气。他头两年没考取，村里什么样难听的话都出笼了，听着叫人很不爽。天龙复读时，就暗暗地憋着股劲，一定要考上。他很用功，早晨五点准时

泊长安

起床，晚上十二点准时就寝，时间规律得像机器，任何风吹草动都不能轻易搅扰他。等到放榜那天，看到自己的名字赫然在列，他长吐一口气。

高兴二十七岁了。十八岁开始学炸油条，卖早点，一开始生意不错，慢慢外出人员太多，也没挣到钱。后来学卤菜生意，干了几年，也是赚头不多。二十二岁时就到砖瓦厂上班，已贡献五年青春。在砖瓦厂练就一身腱子肉，脸色黧黑。他除了去过几次县城，就啥地也没走过。去县城还是给天龙送被服。天气冷时，照母亲的嘱托和安排，他专门送被服，还有小菜和米面。

天龙一个人出远门，一家人到底不放心。母亲去不了，父亲也不行，这个重担就落在了高兴的肩上。高兴也真高兴。第一次坐火车，第一次去大城市，他一宿都没睡踏实，一会看看钟，一会起来喝水。折腾几天就亮了，他穿衣洗漱。

天龙除了在县城读了几年书，也是哪里都没去过。虽然没去过，但天龙读书多，见识广，眼界就高。他虽然也激动，但到底有城府，不形于色，头天照吃照喝照玩，像没事人一样。他虽没去过西安，但似乎早就熟悉，知道有城墙，有钟鼓楼，还有碑林，等等。那都是他从书本里得来的。他从容，有度。在火车上，高兴东张西望，看看这个，摸摸那个，新奇得很。天龙就坐着，守着行李。其实行李也不值钱，都是些被服衣物和洗漱用品。学费天龙揣在最里面口袋，上衣兜里只揣点零花钱。他第一次出远门，捎带着小心。高兴也闷着谨慎。

绿皮车里满满当当的，好多都是农民工，外出打工的，但更多的是学生和家。大家都大包小包，有的拎着帆布包，有的背着蛇皮袋。农民工上车就睡觉，学生聚到一起，玩纸牌。空气里灌满方便面的味道，

掺杂着人体散发出的腥味。过道里都是人，走不开。高兴只买到站票，两人就轮着坐。最重的东西总是高兴扛，天龙只拿轻便的物件。到站后，高兴跟着天龙，同其他乘客一起鱼贯而出。天龙早到校一天，没赶上接站的学长。

放好行李，天龙带高兴去转转，在城南饺子馆吃了两盆饺子。高兴长这么大，真没吃过饺子。说来令人难以置信。天龙在学校吃过，已不是第一回。高兴那馋憨劲，天龙看了想笑。笑也是苦笑，都是贫穷惹的祸。要是生在好人家，哪至于这样？然后在红专路闲逛。逛晚了，俩人又各吃了碗汉中米线。麻辣味使他们额头冒汗。高兴吃完抹抹嘴，蹦出一句话，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，大城市就是好。第二天，天龙又带高兴吃了肉夹馍和老孙家羊肉泡馍。都是天龙掏钱的。高兴要付，说读书要钱，可不敢瞎花。天龙说没事，花不完。

天龙的学费是东拼西凑的，多数是亲戚的份子钱，你五百，他三百，就这样凑了两千元。天龙看到通知书上说了，学费一千二百，住宿费两百。交了这些，还剩不少，于是就胆肥起来，敢请高兴吃小吃。

高兴回家前，特地和天龙到小寨买了锅盔、黑米和小米。他从来没见过，新奇得很。临走，高兴硬塞给天龙五百块钱叫他别抠着用，照顾好自己。天龙推拉了半天，才接了。高兴眼里漾出不舍。高兴回去时，天龙没送。本想送，高兴不让。好好读书！这是高兴给天龙的临别赠言。细心的天龙将写着电话号码的字条递给了高兴，有急事就打这个电话。那时电话稀少，高兴还是揣下了，没想到后来真派上用场了。高兴出生时不哭，脸上皱纹一道一道，看上去像在笑。接生婆提着俩腿，倒挂着，在屁股上紧扇了两巴掌，他“哇哇”地哭出了声。于是父亲就喊高兴，

## 泊长安

大名高天雨，上学时用。平时都叫高兴。如果哪天父亲不高兴了，就叫他大名，高天雨，在干吗？高兴撅着屁股从草丛钻了出来，身上沾着草和碎末。高兴长大后，村里兴起了打工热，半大孩子也不上学了，跟着父母兄弟外出讨生活，要么进工厂，要么收破烂，没一个正经营生。农村人也不在乎，挣到钱就行。年底回来，大包小包背着行囊。回来过年也是歇脚打尖，过了年又作鸟兽散。过年时，挣了些钱，于是穿着起褶的西服，打着皱巴巴的领带，到处晃荡。你甩我一根烟，我扔你一颗糖，三句话没聊完，就上了牌桌，酣战起来。一上赌场，钱就不是钱，是一堆草纸，擦屁股都不管用，戳人。有的输急眼，鼻子上冒着油汗，还要押注，押大注。烟一根接一根，屋子很快烟雾缭绕。有的老烟枪，从上赌桌就没断过火，嘴里始终叼着烟，火也从未灭过。高兴手头紧，胆子小，不敢赌。就那点家当，攒着准备讨老婆用的，输了钱就等于输了老婆。他有些小精明，手痒时，就在旁边钓小鱼，一会儿押个五块，一会儿押个十块。时间不长，也小有进账。再大点就不敢玩了，赚了些零花钱及时收手，他满意得很，回去时，吹着口哨“浪奔，浪流”。二懒瞧见了，赢钱啦？高兴点点头。三豆看到了，过瘾了？高兴“嗯，嗯”两声。有时技痒难耐，也上牌桌赌几把，往往手气和运气都不错。

高兴也算比较妥当。小时候陈巷闹黄疸肝炎，一起玩的伙伴几乎无人幸免，唯独他啥事都没有。他长这么大，很少生病，人也显得壮实，只是脸膛黝黑。唯一遗憾的是家里太穷了，供不起他上学，他也没念几年书。犁田打耙的本事一学就会，捉泥鳅逮黄鳝的技能驾轻就熟，是个做农活的好把式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岁月的推移，会做农活已不再吃香。村里的青壮年纷纷背井离乡到城里打工去了，会些手艺的，比如泥瓦匠、

木匠、漆匠等，都在外挣了不少钱，过年回来也是西装革履、油头粉面的，喝起酒来吆五喝六，声如洪钟；打起牌赌起博来也是出手阔绰，输个三百五百不在话下。有的还从外地带回了女朋友，到处走亲访友，借以炫耀。没带回女朋友的，也有许多媒人上门提亲，络绎不绝，踏破门槛。

高兴也到了男大当婚的年纪，由于没有手艺，又不会在外面混，只守着几亩薄田，外带在砖厂做点事，过年时自然“门前冷落鞍马稀”，更别说有上门提亲的了。打牌赌钱时其他的“款爷”高档香烟甩来甩去，就是没有高兴的，眼里还不时露出轻慢、鄙夷的神色。高兴也没觉得不高兴，他打牌手艺还不错，只想从这些家伙口袋多赢些铜板，其余的他一概不管。

每当过年看到儿时伙伴从外地衣锦还乡，高兴就高兴不起来。做惯了农活的他一度思想动摇了，也想出去闯闯，但割舍不掉这份浓浓的乡野之情。听说外面世界很精彩，但也满含无奈，弄不好鸡飞蛋打，颗粒无收。在迟疑不决中度过了几年，在陈巷瞎混了几年，还是不甘心踏踏实实做个泥腿子。他自忖没有一技之长，也不会耍嘴皮子，到哪都吃力气饭，与其到外面受人管束，还不如经营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。生不了金，生不了银，也种不出花，只收获些水稻和小麦，感受过一阵“稻花香里说丰年”的喜悦，也享受过“周村皆闻麦饭香”的快乐，使高兴黝黑的脸膛多了层油光。

送走高兴，天龙回到 523 寝室。寝室有阳台，有卫生间，还有一部壁挂式 201 电话。寝室是新的，电话也是新的。天龙有些喜欢。后来到外校参加老乡会才知道，他们寝室在西安高校中算是好的，没几所学校有独立卫生间。天龙上过厕所，爬到上铺，窝在床头看书。他第一个报

泊长安

到，床铺任他选。他喜欢高处，不容易受打扰。晚上一人躲进蚊帐，打开台灯，可以读书到凌晨。正在他看书时，有人推门进来。天龙滑下来，跟他打招呼。

天龙打量着同学，他大概一米八多，瘦瘦高高的，留着二分头，头发乌黑油亮，脸庞俊朗，线条分明。通过攀谈，天龙得知他来自山东，叫张玉峰。聊着聊着，张玉峰掏出包石林牌香烟递一根给天龙。天龙直摆手说不会。他就自己点着了抽起来。

天龙第一次碰到有人递烟，有一种被尊重的感觉，好生感动，也十分新奇。从来没抽过烟，要说抽烟，那还是小时候，和伙伴们玩耍时，有人好玩，用草纸卷着棉花当烟抽，天龙尝过一口，呛得直咳嗽，从此再未碰过烟。今天有人主动递烟，说明自己是大人了。在天龙印象里，只有成人才会抽烟，小屁孩是不能抽烟的，也抽不起。

儿时和小伙伴玩耍时，同伴捡大人抽剩的烟屁股抽着玩。天龙一次没捡过，觉得丢人，不好玩。

张玉峰的举动让天龙平添好感。张玉峰睡他下铺，天龙满心欢喜。

第二天，523 寝室的人基本到齐了。彼此都简单地介绍了自己，算是认识了。

吃过晚饭后，华灯初上，约好了一起出去逛逛，看看古城夜晚的风景。他们从长安南路出发，经过了纬二街来到了小寨。小寨是小商品市场，各种物品应有尽有，琳琅满目，让人目不暇接。人也多，你挤我，我挤你，多数是新来的大学生，尤以女生居多。女生们成群结队地赶来，摸摸这个看看那个，一副恋恋不舍的样子。

523 的男生们在小寨逗留了一阵，就向钟鼓楼进发。

路上发生了一个小插曲。高天龙第一次到大城市，很新奇，看什么都好玩，像个孩子似的，东张西望，走神了。就在横穿马路时，后面突然来了一辆摩托车，撞向天龙。天龙还算反应快，疾跑，还是没跑过去，被带倒了，当场趴下。摩托车一个急刹车，“嘎”的一声，划破夜空。大家离了一截，纷纷回头。一看高天龙被撞，都跑了过来。张玉峰最快，第一个赶到。他看到骑车人戴着头盔，在车上没下来，对天龙骂骂咧咧。张玉峰眼疾手快，迅速拔下车钥匙，慌忙扶起高天龙。天龙一瘸一拐，弯腰拍去身上的浮尘。张玉峰检查了伤情，天龙手心蹭破了皮，膝盖磨破了。他问一句，没事吧，兄弟？天龙点点头。他心里有了数，然后走到摩托车跟前。那人已下了车，站着发愣。看到张玉峰人高马大，有点怯了。张玉峰转过来与肇事者交涉。肇事者摘下了头盔，原来是一光头。他横眉怒目，说高天龙不走正道，是有过错的。张玉峰不理这一套，要带伤者去医院。周华强搀扶着天龙。天龙愣在那里，表情木木的，估计是吓的。张玉峰勒令光头带天龙去医院检查。光头见人多势众，自知理亏，也不强辩，就载着天龙和张玉峰去附近医院了。医生检查后，说无大碍。张玉峰手里一直攥着光头的车钥匙。他叫光头掏五百元营养费和精神损失费，否则就扣下摩托。天龙受了惊吓，哪晓得维权？在张玉峰的交涉下，光头掏钱了事。天龙自感摔得不重，他不要这个钱。自己不富有，五百元很重要，但不能讹人。如果有事，该赔则赔；没事的话，还要这个钱，就有点不厚道了。天龙制止了张玉峰。张玉峰眼都瞪圆了，他不明白，也不理解。

张玉峰母亲是医生，他从小耳濡目染，知道天龙摔得不重，谅无大碍，帮高天龙买了药，大家就回学校了。回去的路上，张玉峰安慰，没

泊长安

事的，就一点皮外伤，擦点药，几天就好了。天龙脸色有点发白，还没从惊吓中回过神来。张玉峰的安慰，让他感动。他点点头，轻声说了句“谢谢”。天龙觉得张玉峰这个朋友交定了。

张玉峰是山东曲阜人，孔子故乡。也不知那里离水泊梁山有多远。山东人豪侠，出了名的。水浒英雄都来自那里。中学时，天龙读不懂《水浒传》，全是打打杀杀，三句话不对头，就动拳头，使刀子，一个个火气旺得很。现在真切地与山东人交往，感到一股伟劲。

张玉峰智救高天龙，同学们看在眼里，天龙也看在眼里。他们都认为张玉峰仗义。也不知他可是受水浒英雄的影响。

曲阜是孔子故乡，文脉兴盛。山东既出武人，又出文人。孔子是文宗，一生周游列国，生前受尽磨难，痴心不改，教出门徒七十二人。几千年来，孔子学说影响一代代人。张玉峰也应受教，理当斯文儒雅。张玉峰确有几分文韬武略。

到校没两天，班干部还没选好，组织还没成立，孙家旺代理班长，等正式开学再选举。晚上突然接到电话，说女生罗瑛眼睛受伤了。

张玉峰又站了出来。他和孙家旺送罗瑛去校医务室，先做了简单包扎，又打车把罗瑛送到市医院。

还好医院离学校不远，大家可以轮流值班照顾罗瑛。孙家旺安排一个男生带一个女生。晚上要走夜路，怕有闪失，男生可以壮胆，关键时刻可以冲上去。女生们首肯，男生雀跃。这是他们第一次与女生走夜路，心里难免激动。张玉峰和文纤弱在一组。文纤弱是浙江人，纤细文弱，脸部闪着光辉，眼里射出温柔。她脸部像大理石一样光滑，眼里透出的光彩像蓝宝石一样柔和。她头发卷曲，身材苗条，只是个头矮小。和张